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

漁船載酒日相隨，短笛蘆花深處吹。 湖面風收雲影散，水天光照碧琉璃。

這首詩是未時楊備遊太湖所作。這太湖在吳郡西南三〇餘里之外。你道有多大？東西二百里，南北一百二〇里，周圍五百里，廣三萬六千頃，中有山七〇二峰，襟帶三州。哪三州？蘇州、湖州、常州。東南諸水皆歸。一名震澤，一名具區，一名笠澤，一名五湖。何以謂之五湖？東通長洲松江，南通烏程苕溪，西通義興荊溪，北通晉陵滬湖，東通嘉興非溪，水凡五道，故謂之五湖。那五湖之水，總是震澤分流，所以謂之太湖。就太湖中，亦有五湖名色，曰：菱湖、游湖、莫湖、貢湖、胥湖。五湖之外，又有三小湖：扶椒山東曰梅梁湖，杜圻之西、魚查之東曰金鼎湖，林屋之東曰東皋里湖；吳人只稱做太湖。那太湖中七〇二峰，惟有洞庭兩山最大。東洞庭曰東山，西洞庭曰西山。兩山分峙湖中，其餘諸山，或遠或近，若浮若沉，隱見出沒於波濤之間。有元人許謙詩為證：

周迴萬水入，遠近數州環。
南極疑無地，西浮直際山。
三江歸海表，一逕界河間。
白浪秋風疾，漁舟意尚閑。

那東西兩山在太湖中間，四面皆水，車馬不通。欲遊兩山者，必假舟楫，往往有風波之險。昔宋時宰相范成大在湖中遇風，曾作詩一首：

白霧漫空白浪深，舟如竹葉信浮沉。
科頭宴起吾何敢，自有山川印此心。

話說兩山之人，善於貨殖，八面四路，去為商為賈，所以江湖上有個口號，叫做「鑽天洞庭」。內中單表西洞庭有個富家，姓高名贊，少年慣走湖廣，販賣糧食。後來家道殷實了，開起兩個解庫，托著四個夥計掌管，自己只在家中受用。渾家金氏，生了男女二人，男名高標，女名秋芳。那秋芳反長似高標二歲。高贊請個積年老教授在家館穀，教著兩個兒女讀書。那秋芳資性聰明，自七歲，至二〇歲，書史皆通，寫作俱妙。交〇三歲，就不進學堂，只在房中習學女工，描鸞刺鳳。看看長成〇六歲，出落得好個女兒，美艷非常，有詩為證：

面似桃花含露，體如白雪團成。眼橫秋水黛眉清，〇指尖尖春筍。嫵娜休言西子，風流不讓崔鶯。金蓮窄窄瓣兒輕，行動一天丰韻。

高贊見女兒人物整齊，且又聰明，不肯將他配個平等之人，定要揀個讀書君子、才貌兼全的配他，聘禮厚薄倒也不論。若對頭好時，就賠些妝奩嫁去，也自願情願。有多少豪門富室，日來求親的。高贊訪得他子弟才不壓眾，貌不超群，所以不曾許允。雖則洞庭在水中央，三州通道，況高贊又是個富家。這些做媒的四處傳揚，說高家女子美貌聰明，情願賠錢出嫁，只要擇個風流佳婿。但有一二分才貌的，哪一個不挨風緝縫，央媒說合？說時，誇獎得潘安般貌、子建般才。及至訪實，都只平常。高贊被這夥做媒的哄得耐煩了，對那些媒人說道：「今後不須言三語四。若果有人才出眾的，便與他回來見我。合得我意，一言兩決，可不快當！」自高贊出了這句言語，那些媒人就不敢輕易上門。正是：

眼見方為是，傳言未必真。
試金今有石，驚破假銀人。

話說分兩頭。卻說蘇州府吳江縣平望地方，有一秀士，姓錢名青，字萬選。此人飽讀詩書，廣知今古，更兼一表人才。也有詩為證：

出落脣紅齒白，生成眼秀眉清。
風流不在著衣新，俊俏行中首領。
下筆千言立就，揮毫四坐皆驚。
青錢萬選好聲名，一見人人起敬。

錢生家世書香，產微業薄，不幸父母早喪，愈加零替，所以年當弱冠，無力娶妻，止與老僕錢興相依同住。錢興逐日做些小經紀供給家主，每每不敷，一飢兩飽。幸得其年遊庠。同縣有個表兄，住在北門之外，家道頗富，就延他在家讀書。那表兄姓顏名俊，字伯雅，與錢生同庚生，都則一〇八歲，顏俊只長得三個月，故此錢生呼之為兄。父親已逝，止有老母在堂，亦未嘗定親。說話的，那錢青因家貧未娶，顏俊是富家之子，如何一〇八歲，還沒老婆？其中有個緣故：那顏俊有個好高之病，立誓要揀個絕美的女子，方與締姻，所以急切不能成就，況且顏俊自己又生得〇醜陋。怎見得？亦有西江月為證：

面黑渾如鍋底，眼圓卻似銅鈴。痘疤密擺泡頭釘，黃髮鬢鬆兩鬢。
牙齒真金鑲就，身軀頑鐵敲成。植開五指鼓錘能，枉了名呼顏俊。

那顏俊雖則醜陋，最好妝扮，穿紅著綠，低聲強笑，自以為美。更兼他腹中全無滴墨，紙上難成片語，偏好攀今掉古，賣弄才學。錢青雖知不是同調，卻也藉他館地，為讀書之資，每事左湊著他。故此顏俊甚是喜歡，事事商議而行，甚說得著。

話說休絮煩。一日，正是〇月初旬天氣，顏俊有個門房遠親，姓尤名辰，號少梅，為人生意行中，頗頗伶俐，也領借顏俊些本錢，在家開個果子店營運過活。某日在洞庭山販了幾擔橙橘回來，裝做一盤，到顏家送新。他在山上聞得高家選婿之事，說話中間偶然對顏俊敘述，也是無心之談。誰知顏俊倒有了。想道：「我一向要覓一頭好親事，都不中意。不想這段姻緣卻落在那裡！憑著我恁般才貌，又有家私，若央媒去說，再增添幾句好話，怕道不成？」那日一夜睡不著，天明起來，急急梳洗了，到尤辰家裡。

尤辰剛剛開門出來，見了顏俊，便道：「大官人為何今日起得恁早？」顏俊道：「便是有些正事，欲待相煩。恐老兄出去了，特特早來。」尤辰道：「不知大官人有何事見委？請裡面坐了領教。」顏俊到坐啟下，作了揖，分賓而坐。尤辰又道：「大官人但有所委，必當效力，只怕用小子不著。」顏俊道：「此來非為別事，特求少梅作伐。」尤辰道：「大官人作成小子賺花紅錢，最感厚意，不知說的是那一頭親事？」顏俊道：「就是老兄昨日說的洞庭西山高家這頭親事，於家下甚是相宜，求老兄作成小子則個。」尤辰格的笑的一聲道：「大官人莫怪小子直言！若是第二家，小子也就與你去說了；若是高家，大官人作成別人做媒罷。」顏俊道：「老兄為何推托？這是你說起的，怎麼又叫我去尋別人？」尤辰道：「不是小子推托。只為高老有些古怪，不容易說話，所以遲疑。」顏俊道：「別件事，或者有些東扯西拽，東掩西遮，東三西四，不容易說話。這做媒乃是冰人撮合，一天好事，除非他女兒不要嫁人便罷休；不然，少不得男媒女約。隨他古怪煞，須知媒人不可怠慢。你怕他怎的！還是你故意作難，不肯總成我這樁美事。這也不難，我就央別人去說。說成了時，休想吃我的喜酒！」說罷，連忙起身。

那尤辰領借了顏俊家本錢，平日奉承他的，見他有拂然不悅之意，即忙回船轉舵道：「大官人莫要性急，且請坐下，再細細商議！」顏俊道：「肯去就去，不肯去就罷了，有甚話商量得！」口裡雖則是恁般說了，身子卻又轉來坐下。尤辰道：「不是我故意作難，那老兄真個古怪，別家相媳婦，他偏要相女婿。但得他當面見得中意，才將女兒許他。有這些難處，只怕勞而無功，故此不敢把這個難題包攬在身上。」顏俊道：「依你說，也極容易。他要當面看我時，就等他看個眼飽。我又不殘疾，怕他怎地！」尤辰不覺呵呵大笑道：「大官人，不是衝撞你說。大官人雖則不醜，更有比大官人勝過幾倍的，他還看不上眼哩。大官人若是不把與他

見面，這事縱沒一分二分，還有一釐二釐；若是當面一看，便萬分難成了。」顏俊道：「常言『無謊不成媒。』你與我包說，只說□二分人才，或者該是我的姻緣，一說便就，不要面看，也不可。」尤辰道：「倘若要看時，卻怎地？」顏俊道：「且到那時，再有商量，只求老兄速去一言。」尤辰道：「既蒙吩咐，小子好歹走一遭便了。」

顏俊臨起身，又叮嚀道：「千萬，千萬！說得成時，把你二□兩，這紙借契，先奉還了。媒禮花紅在外。」尤辰道：「當得，當得！」顏俊別去。不多時，就教人封上五錢銀子，送與尤辰，為明日買舟之費。顏俊那一夜在床上又睡不著，想道：「倘他去時不盡其心，葫蘆提回覆了我，可不枉走一遭！再差一個伶俐家人跟隨他去，聽他講甚言語。好計，好計！」等待天明，便喚家童小乙來，跟隨尤大舍往山上去說親。小乙去了，顏俊心中牽掛，即忙梳洗，往近處一個關聖廟中求籤，卜其事之成否。當下焚香再拜，把籤筒搖了幾搖，撲的跳出一籤，拾起看時，卻是第七□三籤。籤上寫的有籤訣四句，云：

憶昔蘭房分半釵，而今忽把信音乖。

痴心指望成連理，到底誰知事不諧。

顏俊才學雖則不濟，這幾句籤訣文義顯淺，難道好歹不知。求得此籤，心中大怒，連聲道：「不準，不準！」撒袖出廟門而去。回家中坐了一會，想道：「此事有甚不諧！難道真個嫌我醜陋，不中其意？男子漢須比不得婦人，只是出得人前罷了。一定要選個陳平、潘安不成？」一頭想，一頭取鏡子自照。側頭側腦的看了一回，良心不昧，自己也看不過了。把鏡子向桌上一撇，嘆了一口寡氣，呆呆而坐。

准准的悶了一日不題。且說尤辰是日同小乙駕了一隻三棹快船，趁著無風靜浪，呷呀的搖到西山高家門首停泊，剛剛是未牌時分。小乙將名帖遞了。高公出迎，問其來意。說是與令愛作伐。高贊問：「是何宅？」尤辰道：「就是敝縣一個舍親，家業也不薄，與宅上門戶相當。此子年方□八，讀書飽學。」高贊道：「人品生得如何？老漢有言在前，定要當面看過，方敢應承。」尤辰見小乙緊緊靠在椅子後邊，只得老實扯個大謊，便道：「若論人品，更不必言。堂堂一軀，□全之相；況且一肚文才，□四歲出去考童生，縣裡就高高取上一名，這幾年為了父憂，不曾進院，所以未得遊庠。有幾個老學，看了舍親的文字，都許他京解之才。就是在下，也非慣於為媒。因年常在貴山買果，因偶聞令愛才貌雙全，老翁又慎於擇婿，因思舍親正合其選，故此斗膽輕造。」

高贊聞言，心中甚喜，便道：「令親果然有才有貌，老漢敢不從命！但老漢未曾經目，終不放心。若是足下引令親過寒家一會，更無別說。」尤辰道：「小子並非謬言，老翁他日自知。只是舍親是個不出書房的小官人，或者未必肯到宅上。就是小子攬掇來時，若成得親事還好，萬一不成，舍親何面目回轉！小子必然討他抱怨了。」高贊道：「既然人品□全，豈有不成之理？老夫生性是這般小心過度的人，所以必要著眼。若是令親不屑下顧，待老漢到宅，足下不意之中，引令親來一觀，卻不妥貼？」尤辰恐怕高贊身到吳江，訪出顏俊之醜，即忙轉口道：「既然尊意決要會面，小子還同舍親奉拜，不敢煩尊駕動定。」說罷，告別。高公哪裡肯放，忙教整酒饌相款。吃到更餘，高公留宿。尤辰道：「小舟帶有鋪陳，明日要早行，即今奉別。等舍親登門，卻又相擾。」高公取舟金一封相送。尤辰作謝下船。

次早順風，拽起飽帆，不勾大半日就到了吳江。顏俊正呆呆的站在門前望信，一見尤辰回家，便迎住問道：「有勞老兄往返，事體如何？」尤辰把問答之言，細述一遍：「他必要面會，大官人如何處置？」顏俊嘿然無言。尤辰便道：「暫別再會。」自回家去了。顏俊到裡面，喚過小乙來問其備細，只恐尤辰所言不實。小乙說來果是一般。顏俊沉吟了半晌，心生一計，再走到尤辰家，與他商議。不知說的是甚麼計策，正是：

為思佳偶情如火，索盡枯腸夜不眠。

自古姻緣皆分定，紅絲豈是有心牽。

顏俊對尤辰道：「適才老兄所言，我有一計在此，也不打緊。」尤辰道：「有何好計？」顏俊道：「表弟錢萬選，向在舍下同窗讀書，他的才貌比我勝幾分兒。明日我央他同你去走一遭，把他只說是我，哄過一時。待行過了聘，不怕他賴我的姻事。」尤辰道：「若看了錢官人，萬無不成之理，只怕錢官人不肯。」顏俊道：「他與我至親，又相處得極好。只央他點一遍名兒，有甚虧他處！料他決然無辭。」說罷，作別回家。

其夜，就到書房中陪錢萬選夜飯，酒饌比常分外整齊。錢萬選愕然道：「日日相擾，今日何勞盛設？」顏俊道：「且吃三杯，有小事相煩賢弟則個，只是莫要推故。」錢萬選道：「小弟但可效勞之處，無不從命。只不知甚麼樣事？」顏俊道：「不瞞賢弟說，對門開果子店的尤少梅，與我作伐，說的女家，是洞庭西山高家。一時間誇了大口，說我□分才貌。不想說得忒高興了，那高老定要先請我去面會一會，然後行聘。昨日商議，若我自去，恐怕不應了前言。一來少梅沒趣，二來這親事就難成了。故此要勞賢弟認了我的名色，同少梅一行，瞞過那高老，玉成這頭親事。感恩不淺，愚兄自當重報。」錢萬選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別事猶可，這事只怕行不得。一時便哄過了，後來知道，你我都不好看相。」顏俊道：「原只要哄過這一時。若行聘過了，就曉得也不怕他。他又不認得你是甚麼人。就怪也只怪得媒人，與你甚麼相干！況且他家在洞庭西山百里之隔，一時也未必知道。你但放心前去，倒不要畏縮。」錢萬贊聽了，沉吟不語。欲待從他，不是君子所為；欲待不從，必然取怪，這館就處不成了，事在兩難。顏俊見他沉吟不決，便道：「賢弟，常言道：『天攤下來，自有長的撐住。』凡事有愚兄在前，賢弟休得過慮。」錢萬選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只是愚弟衣衫襤褸，不稱仁兄之相。」顏俊道：「此事愚兄早已辦下了。」是夜無話。

次日，顏俊早起，便到書房中，喚家童取出一皮箱衣服，都是綾羅綢緞時新花樣的翠顏色，時常用龍涎慶真餅薰得撲鼻之香，交付錢青行時更換，下面淨襪絲鞋，只有頭巾不對，即時與他換了一頂新的。又封著二兩銀子送與錢青道：「薄意權充紙筆之用，後來還有相酬。這一套衣服，就送與賢弟穿了。日後只求賢弟休向人說，泄漏其事。今日約定了尤少梅，明日早行。」錢青道：「一依尊命。這衣服小弟暫時借穿，回時依舊納還；這銀子一發不敢領了。」顏俊道：「古人車馬輕裘，與朋友共，就沒有此事相勞，那幾件粗衣奉與賢弟穿了，不為大事。這些須薄意，不過表情，辭時反教愚兄慚愧。」錢青道：「既承仁兄盛情，衣服便勉強領下，那銀子斷然不敢領。」顏俊道：「若是賢弟固辭，便是推托了。」錢青方才受了。

顏俊是日約會尤少梅。尤辰本不肯擔這干紀，只為不敢得罪於顏俊，勉強應承。顏俊預先備下船隻，及船中供應食物，和鋪陳之類，又撥兩個安童服侍，連前番跟去的小乙，共是三人。綢衫氈包，極其華整。隔夜俱已停當。又吩咐小乙和安童到彼，只當自家大官人稱呼，不許露出個「錢」字。過了一夜，侵早就起來催促錢青梳洗穿著。錢青貼裡貼外，都換了時新華麗衣服，行動香風拂拂，比前更覺標緻。

分明苟令留香去，疑是潘郎擲果回。

顏俊請尤辰到家，同錢青吃了早飯，小乙和安童跟隨下船。又遇了順風，片帆直吹到洞庭西山，天色已晚。舟中過宿。

次日，早飯過後，約莫高贊起身，錢青全東寫顏俊名字拜帖，謙遜些，加個「晚」字。小乙捧帖，到高家門首投下，說：「尤大舍引顏宅小官人特來拜見！」高家僕人認得小乙的，慌忙通報。高贊傳言：「快請。」假顏俊在前，尤辰在後，步入中堂。

高贊一眼看見那個小後生，人物軒昂，衣冠濟楚，心下已自三分歡喜。敘禮已畢，高贊看椅上坐。錢青自謙幼輩，再三不肯，只得東西昭穆坐下。高贊肚裡暗暗喜歡：「果然是個謙謙君子。」坐定，先是尤辰開口，稱謝前日相擾。高翁答言多慢，接口就問說：「此位就是令親顏大官人？前日不曾問得貴表。」錢青道：「年幼無表。」尤辰代言：「舍親表字伯雅。伯仲之伯，雅俗之雅。」高贊道：「尊名尊字，俱稱其實。」錢青道：「不敢！」高贊又問起家世，錢青一一對答。出詞吐氣，□分溫雅。高贊想道：「外才已是美了，不知他學問如何？且請先生和兒子出來相見，盤他一盤，便見有學無學。」獻茶二道，吩咐家人：「書館中請先生和小舍出來見客。」

去不多時，只見五□多歲一個儒者，引著一個垂髫學生出來。眾人一齊起身作揖。高贊一一通名：「這位是小兒的業師，姓陳，見在府岸；這就是小兒高標。」錢青看那學生，生得眉清目秀，□分俊雅，心中想著：「此子如此，其姊可知。顏兄好造化哩！」又獻了一道茶。高贊便對先生道：「此位尊客是吳江顏伯雅，年少高才。」那陳先生已會了主人之意，便道：「吳江是人才之地，見高識廣，定然不同。請問貴邑有三高祠，還是哪三個？」錢青答言：「范蠡、張翰、陸龜蒙。」又問：「此三人何以見得他高處？」錢青一一分疏出來。兩個遂互相盤問了一回。錢青見那先生學問平常，故意譚天說地，講古論今，驚得先生一字俱無，連稱道：「奇才，奇才！」把一個高贊就喜得手舞足蹈，忙喚家人，悄悄吩咐備飯，要整齊些。家人聞言，即時拽開桌子，排下五色果品。高贊取杯箸安席。錢青答敬謙讓了一回，照前昭穆坐下。

三湯□菜，添案小吃，頃刻間，擺滿了桌子，真個咄嗟而辦。你道為何如此便當？原來高贊的媽媽金氏，最愛其女，聞得媒人引顏小官人到來，也伏在遮堂背後張看。看見一表人才，語言響亮，自家先中意，料高老必然同心，故此預先準備筵席。一等吩咐，流水的就搬出來。賓主共是五位。酒後飯，飯後酒，直吃到紅日銜山。錢青和尤辰起身告辭。高贊心中甚不忍別，意欲攀留幾日。錢青哪裡肯住？高贊留了幾次，只得放他起身。錢青拜別了陳先生，口稱承教，次與高公作謝道：「明日早行，不得再來告別！」高贊道：「倉卒急慢，勿得見罪。」小學生也作揖過了。金氏已備下幾色馮程相送，無非是酒米魚肉之類。又有一封舟金。高贊扯尤辰到背處，說道：「顏小官人才貌，更無他說。若得少梅居間成就，萬分之幸。」尤辰道：「小子領命。」高贊直送上船，方才分別。當夜夫妻兩口，說了顏小官人一夜。正是：

不須玉杵千金聘，已許紅繩兩足纏。

再說錢青和尤辰，次日開船，風水不順，直到更深，方才抵家。顏俊兀自秉燭夜坐，專聽好音。二人叩門而入，備述昨朝之事。顏俊見親事已成，不勝之喜，忙忙的就本月中擇個吉日行聘。果然把那二□兩借契送還了尤辰，以為謝禮。就擇了□二月初三日成親。高贊得意的女婿，況且妝奩久已完備，並不推阻。

日往月來，不覺□一月下旬，吉期將近。原來江南地方娶親，不行古時親迎之禮，都是女親家和阿舅自送上門。女親家謂之送娘，阿舅謂之抱嫁。高贊為選中了乘龍佳婿，到處誇揚，今日定要女婿上門親迎，準備大開筵宴，遍請遠近親鄰吃喜酒，先遣人對尤辰說知。尤辰吃了一驚，忙來對顏俊說了，顏俊道：「這番親迎，少不得我自去走遭。」尤辰跌足道：「前日女婿上門，他舉家都看個勾，行樂圖也畫得出在那裡。今番又換了一個面貌，教做媒的如何措辭？好事定然中變！連累小子必然受辱！」顏俊聽說，反抱怨起媒人來道：「當初我原說過來，該是我姻緣，自然成就。若第一次上門時，自家去了，哪見得今日進退兩難！都是你捉弄我，故意說得高老□古怪，不要我去，教錢家表弟替了。誰知高老甚是好情，一說就成，並不作難。這是我命中注定，該做他家的女婿，豈因見了錢表弟方才肯成！況且他家已受了聘禮，他的女兒就是我的了，敢道個不字麼？你看我今番自去，他怎生發付我？難道賴我的親事不成？」尤辰搖著頭道：「成不得！人也還在他家！你狠到哪裡去？若不肯把人送上轎，你也奈何他！」顏俊道：「多帶些人從去，肯便肯，不肯時打進去，搶將回來。便告到官司，有生辰吉帖為證，只是賴婚的不是，我並沒差處。」尤辰道：「大官人休說滿話！常言道：『惡龍不鬥地頭蛇。』你的從人雖多，怎比得坐地的有增無減。萬一弄出事來，纏到官司，那老兒訴說，求親的一個，娶親的又是一個。官府免不得與媒人詰問。刑罰之下，小子只得實說。連累錢大官人前程干係，不是耍處。」

顏俊想了一想道：「既如此，索性不去了，勞你明日去回他一聲，只說前日已曾會過了，敝縣沒有親迎的常規，還是從俗送親罷。」尤辰道：「一發成不得！高老因看上了佳婿，到處誇其才貌。那些親鄰專等親迎之時，都要來廝認。這是斷然要去的。」顏俊道：「如此，怎麼好？」尤辰道：「依小子愚見，更無別策，只得再央令表弟錢大官人走遭。索性哄他到底。哄得新人進門，你就靠家大了，不怕他又奪了去。結婚之後，縱然有話，也不怕他了。」顏俊頓了一頓口道：「話倒有理！只是我的親事，到作成別人去風光。央及他時，還有許多作難哩。」尤辰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不得不如此了。風光只在一時，怎及得大官人終身受用！」顏俊又喜又惱。

當下別了尤辰，回到書房，對錢青說道：「賢弟，又要相煩一事。」錢青道：「不知兄又有何事？」顏俊道：「出月初三，是愚兄畢姻之期，初二日就要去親迎。原要勞賢弟一行，方才妥當。」錢青道：「前日代勞，不過泛然之事。今番親迎，是個大禮，豈是小弟代得的？這個斷然不可！」顏俊道：「賢弟所言雖當，但因初番會面，他家已認得了；如今忽換我去，必然疑心。此事恐有變卦。不但親事不成，只恐還要成訟。那時連賢弟也有干係，卻不是為小妨大，把一天好事自家弄壞了？若得賢弟親迎回來，成就之後，不怕他閑言閑語，這是個權宜之術。賢弟須知：『塔尖上功德。』休得固辭。」錢青見他說得情辭懇切，只索依允。

顏俊又喚過吹手及一應接親人從，都吩咐了說話，不許漏泄風聲。取得親回，都有重賞。眾人誰敢不依。到了初二日侵晨，尤辰便到顏家幫安排親迎禮物，及上門各項賞賜，都封得停停當當。其錢青所用，及儒巾圓領絲皂靴，並皆齊備。又分派各船食用，大船二隻，一隻坐新人，一隻媒人共新郎同坐；中船四隻，散載眾人；小船四隻，一者護送，二者以備雜差。□餘隻船，篩鑼掌號，一齊開出湖去。一路流星炮仗，好不興頭。正是：

門闌多喜氣，女婿近乘龍。

船到西山。已是下午。約莫離高家半里停泊，尤辰先到高家報信。一面安排親迎禮物，及新人乘坐百花彩轎，燈籠火把，共有數百。錢青打扮整齊，另有青綢暖轎，四擡四綽，笙簫鼓樂，望望高家而來。那山中遠近人家，都曉得高家新女婿才貌雙全，競來觀看，挨肩並足，如看神會故事的一般熱鬧。錢青端坐轎中，美如冠玉，無不喝采。有婦女曾見過秋芳的，便道：「這般一對夫妻，真個郎才女貌！高家揀了許多女婿，今日果然被他揀著了。」

不題眾人。且說高贊家中，大排筵席，親朋滿坐，未及天晚，堂中點得畫燭通紅。只聽得樂聲聒耳，門上人報道：「嬌客轎子到門了。」僮相披紅插花，忙到轎前作揖，念了詩賦，請出轎來。眾人謙恭揖讓，延至中堂奠雁。行禮已畢，然後諸親一一相見。眾人見新郎標緻，一個個暗暗稱羨。獻茶後，吃了茶果點心，然後定席安位。此日新女婿與尋常不同，面南專席，諸親友環坐相陪，大吹大擂的飲酒。隨從人等，外廂另有款待。

且說錢青坐於席上，只聽得眾人不住聲的讚他才貌，賀高老選婿得人。錢青肚裡暗笑道：「他們好似見鬼一般！我好像做夢一般！做夢的醒了，也只扯淡；那些見神見鬼的，不知如何結末哩？我今日且落得受用。」又想到：「我今日做替身，擔了虛名，不知實受還在幾時？料想不能如此富貴。」轉了這一念，反覺得沒興起來。酒也懶吃了。高贊父子，輪流敬酒，甚是殷勤。錢青怕擔誤了表兄的正事，急欲抽身。高贊固留，又坐了一回。用了湯飯，僕從的酒都吃完了。

約莫四鼓，小乙走在錢青席邊，催促起身。錢青教小乙把賞封給散，起身作別。高贊量度已是五鼓時分，陪嫁妝奩俱已點檢下船，只待收拾新人上轎。只見船上人都走來說：「外邊風大，難以行船，且消停一時，等風頭緩了好走。」原來半夜裡便發大了風。那風刮得好利害！只見：

山間拔木揚塵，湖內騰波起浪。

只為堂中鼓樂喧闐，全不覺得。高贊叫樂人住了吹打，聽時，一片風聲，吹得怪響，眾皆愕然，急得尤辰只把腳跳，高贊心中大是不樂，只得重新入席，一面差人在外專看風色，看看天曉，那風越狂起來，刮得彤雲密布，雪花飛舞。眾人都起身看著天，做一塊兒商議。一個道：「這風還不像就住的。」一個道：「半夜起的風，原要半夜裡住。」又一個道：「這等雪天，就是沒風也怕行不得。」又一個道：「只怕這雪還要大哩！」又一個道：「風太急了，住了風，只怕湖膠。」又一個道：「這太湖不愁他膠斷，還怕的是風雪。」眾人是恁般閑講，高老和尤辰好生氣悶！又捱一會，吃了早飯，風愈狂，雪愈大，料想今日過湖不成。錯過了吉日良時，殘冬臘月，未必有好日了。況且笙簫鼓樂，乘興而來，怎好教他去？

事在千難萬難之際，坐間有個老者，喚做周全，是高贊老鄰，平日最善處分鄉里之事，見高贊沉吟無計，便道：「依老漢愚見，這事一些不難。」高贊道：「足下計將安在？」周全道：「既是選定日期，豈可錯過！令婿既已到宅，何不就此結親？趁這筵席，做了花燭。等風息，從客回去，豈非全美！」眾人齊聲道：「最好！」高贊正有此念，卻喜得周老說話投機。當下便吩咐家人，準備洞房花燭之事。

卻說錢青雖然身子在此，本是個局外之人，起初風大風小，也還不在他心上。忽見周全發此議論，暗暗心驚，還道高老未必聽他，不想高老欣然應允，老大著忙，暗暗叫苦。欲央尤少梅代言，誰想尤辰平昔好酒，一來天氣寒冷，二來心緒不佳，斟著大杯，只顧吃。吃得爛醉如泥，在一壁廂空椅子上，打鼾去了。錢青只得自家開口道：「此百年大事，不可草草，不妨另擇個日子，再來奉迎。」高贊哪裡肯依，便道：「翁婿一家，何分彼此！況賢婿尊人己不在堂，可以自專。」說罷，高贊入內去了。錢青又對各位親鄰，再三央及，不願在此結親。眾人都是奉承高老的，哪一個不極口贊成？

錢青此時無可奈何，只推出恭，到外面時，卻叫顏小乙與他商議。小乙心上也道不該，只教錢秀才推辭，此外別無良策。錢青道：「我已辭之再四，其奈高老不從！若執意推辭，反起其疑。我只要委曲周全你家主一樁大事，並無欺心。若有苟且，天地不容。」主僕二人正在講話，眾人都攢攏來道：「此是美事，令岳意已決矣，大官人不須疑慮！」錢青嘿然無語。眾人揖錢青請進。什飯已畢，重排喜筵。儂相披紅喝禮，兩位新人打扮登堂，照依堂規行禮，結了花燭。正是：

百年姻眷今宵就，一對夫妻此夜新。

得意事成失意事，有心人遇沒心人。

其夜酒闌人散，高贊老夫婦親送新郎進房，伴娘替新娘卸了頭面。幾遍催新郎安置，錢青只不答應。正不知甚麼意故。只得服侍新娘先睡，自己出房去了。丫鬟將房門掩上，又催促官人上床。錢青心上如小鹿亂撞，勉強答應一句道：「你們先睡。」丫鬟們亂了一夜，各自倒東歪西去打瞌睡。錢青本待秉燈達旦，一時不曾討得幾支蠟燭，到燭盡時，又不好聲喚，忍著一肚子悶氣，和衣在床外側身而臥，也不知女孩兒頭東頭西。次早清早天亮，便起身出外，到舅子書館中去梳流。高贊夫妻只道他少年害羞，亦不為怪。是日雪雖住了，風尚不息，高贊且做慶賀筵席，錢青吃得酩酊大醉，坐到更深進房。女孩兒又先睡了。錢青打熬不過，依舊和衣而睡，連小娘子的被窩兒也不敢觸著。又過一晚，早起時，見風勢稍緩，便要起身。高贊定要留過三朝，方才肯放。錢青拗不過，只得又吃了一日酒。坐間背地裡和尤辰說起夜間和衣而臥之事，尤辰口雖答應，心下未必准信。事已如此，只索由他。

卻說女孩兒秋芳自結親之夜，偷眼看那新郎，生得果然齊整，心中暗暗歡喜。一連兩夜，都則衣不解帶，不解其故：「莫非我先睡了，不曾等待他？」此是第三夜了，女孩兒預先吩咐丫鬟，只等官人進房，先請他安息。丫鬟奉命，只等新郎進來，便替他解衣科帽。錢青見不是頭，除了頭巾，急急的跳上床去，貼著床裡自睡，仍不脫衣。女孩兒滿懷不樂，只也和衣睡了，又不好告訴爹娘。到第四日，天氣晴和，高贊預先備下送親船隻，自己和老婆親送女孩兒過湖。娘女共是一船，高贊與錢青、尤辰又是一船。船頭俱掛了雜彩，鼓樂振天，好生熱鬧。只有小乙受了家主之托，心中甚不快意。駕個小小快船，趕路先行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顏俊自從打發眾人迎親去後，懸懸而望，到初二日半夜，聽得刮起大風大雪，心上好不著忙。也道風雪中船行得遲，只怕挫了時辰，哪想道過不得湖！一應燭筵席，準備□全。等了一夜，不見動靜，心下好悶，想道：「這等大風，倒是不曾下船還好；若在湖中行動，老大擔憂哩。」又想道：「若是不曾下船，我岳父知道錯過吉期，豈肯胡亂把女兒送來，定然要另選個日子。又不知幾時吉利？可不悶殺了人！」又想道：「若是尤少梅能事時，在岳丈前撥，權且迎來，那時我哪管時日利與不利，且落得早些受用。」如此胡思亂想，坐不安席，不住的在門前張望。

到第四日風息，料道決有佳音。等到午後，只小乙先回報道：「新娘已取來了，不過□里之遙。」顏俊問道：「吉期挫過，他家如何肯放新人下船？」小乙道：「高家只怕挫過好日，定要結親。錢大官人替東人權做新郎三日了。」顏俊道：「既結了親，這二夜錢大官人難道竟在新人房裡睡的？」小乙道：「睡是同床的，卻不曾動彈。那錢大官人是看得熟鴨蛋伴得小娘眠的。」顏俊罵道：「放屁！哪有此理！我托你何事？你如何不叫他推辭；卻做下這等勾當？」小乙道：「家人也說過來，錢大官人道：『我只要周全你家之事，若有半點欺心，天神監察。』」顏俊此時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一把掌將小乙打在一邊，氣忿忿的奔出門外，專等錢青來廝鬧。

恰好船已攏岸。錢青終有細膩，預先囑咐尤辰伴住高老，自己先跳上岸。只為自反無愧，理直氣壯，昂昂的步到顏家門首，望見顏俊，笑嘻嘻的正要上前作揖，告訴衷情。誰知顏俊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此際便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，不等開言，便撲的一頭撞去。咬定牙根，狠狠的罵道：「天殺的！你好快活！」說聲未畢，又開五指，將錢青和中和髮，扯做一把，亂踢亂打，口裡不絕聲的道：「天殺的！好欺心！別人費了錢財，把與你現成受用！」錢青口中也自分辯。顏俊打罵忙了，哪裡聽他半個字兒。家人也不敢上前相勸。錢青吃打慌了，但呼救命。船上人聽得鬧吵，都上岸來看。只見一個醜漢，將新郎痛打，正不知甚麼意故。都走攏來解勸，哪裡勸得他開？高贊盤問他家人，那家人料瞞不過，只得實說了。高贊不聞猶可，一聞之時，心頭火起，大罵尤辰無理，做這等欺三瞞四的媒人，說騙人家女兒。也扭著尤辰亂打起來。高家送親的人，也自心懷不平，一齊動手要打那醜漢。顏家的家人回護家主，就與高家從人對打。先顏俊和錢青是一對廝打，以後高贊和尤辰是兩對廝打，結末兩家家人，扭做一團廝打。看的重重疊疊，越發多了，街道擁塞難行，卻似：

九里山前擺陣勢，昆陽城下賭輸贏。

事有湊巧，其時本縣大尹恰好送了上司回轎，至於北門，見街上震天喧嚷，卻是廝打的，停了轎子，喝教拿下。眾人見知縣相公拿人，都則散了。只有顏俊兀自扭住錢青，高贊兀自扭住尤辰，紛紛告訴，一時不得其詳。大尹都教帶到公庭，逐一細審，不許攙口。見高贊年長，先叫他上堂詰問。高贊道：「小人是洞庭山百姓，叫做高贊，為女擇婿，相中了女婿才貌，將女許配。初三日，女婿上門親迎，因被風雪所阻。小人留女婿在家，完了親事。今日送女到此，不期遇了這個醜漢，將小人的女婿毒打。小人問其緣故，卻是那醜漢買囑媒人，要哄騙小人的女兒為婚，卻將那姓錢的後生，冒名到小人家裡。老爺只問媒人，便知奸弊。」大尹道：「媒人叫做甚名字？可在這裡麼？」高贊道：「叫做尤辰，見在臺下。」

大尹喝退高贊，喚尤辰上來，罵道：「弄假成真，以非為是，都是你弄出這個伎倆！你可實實供出，免受重刑。」尤辰初時還只含糊抵賴。大尹發怒，喝教取夾棍伺候。尤辰雖然市井，從未熬刑，只得實說：「起初顏俊如何央小人去說親，高贊如何作難，要選才貌，後來如何央錢秀才冒名去拜望。」直到結親始末，細細述了一遍。大尹點頭道：「上是實情了。顏俊這廝費了許多事，卻被別人奪了頭籌，也怪不得發惱。只是起先設心哄騙的不是。」便教顏俊，審其口詞，顏俊已聽尤辰說了實話，又見知縣相公詞氣溫和，只得也敘了一遍，兩口相同。

大尹結末喚錢青上來，一見錢青青年美貌，且被打傷，便有幾分愛他憐他之意，問道：「你個秀才，讀孔子之書，達周公之禮，如何替人去拜望迎親，同謀哄騙，有乖行止？」錢青道：「此事原非生員所願，只為顏俊是生員表兄，生員家貧，又館穀於他家，被表兄再四央求不過，勉強應承。只道一時權宜，玉成其事。」大尹道：「住了！你既為親情而往，就不該與那女兒結親了。」錢青道：「生員原只代他親迎。只為一連三日大風，太湖之隔，不能行舟，故此高贊怕誤了婚期，要生員就彼花燭。」大尹道：「你自知替身，就該推辭了。」顏俊從傍磕頭道：「青天老爺！只看他應承花燭，便是欺心。」大尹喝道：「不要多嘴，左右扯他下去。」再問錢青：「你那時應承做親，難道沒有個私心？」錢青道：「只問高贊便知。生員再三推辭，高贊不允。生員若再辭時，恐彼生疑，誤了表兄的大事，故此權成大禮。雖則三夜同床，生員和衣而睡，並不相犯。」大尹呵呵大笑道：「自古以來，只有一個柳下惠坐懷不亂。那魯男子就自知不及，風雪之中，就不肯放婦人進門了。你少年子弟，血氣未定，豈有三夜同床，並不相犯之理？這話哄得哪一個！」錢青道：「生員今日自陳心跡，父母老爺未必相信，只教高贊去問自己的女兒，便知真假。」大尹想

道：「那女兒若有私情，如何肯說實話？」當下想出個主意來，便教左右喚到老實穩婆一名，到舟中試驗高氏是否處女，速來回話。

不一時，穩婆來覆知縣相公，那高氏果是處子，未曾破身。顏俊在階下聽說高氏還是處子，便叫喊道：「既是小的妻子不曾破壞，小的情願成就。」大尹又道：「不許多嘴！」再叫高贊道：「你心下願將女兒配哪一個？」高贊道：「小人初時原看中了錢秀才，後來女兒又與他做過花燭。雖然錢秀才不欺暗室，與小女即無夫婦之情，已定了夫婦之義。若教女兒另嫁顏俊，不惟小人不願，就是女兒也不願。」大尹道：「此言正合吾意。」錢青心下倒不肯，便道：「生員此行，實是為公不為私。若將此女歸了生員，把生員三夜衣不解帶之意全然沒了。寧可令此女別嫁，生員決不敢冒此嫌疑，惹人談論。」大尹道：「此女若歸他人，你過湖這兩番替人誑騙，便是行止有虧，干礙前程了。今日與你成就親事，乃是遮掩你的過失。況你的心跡已自洞然，女家兩相情願，有何嫌疑？休得過讓，我自有明斷。」遂舉筆判云：

高贊相女配夫，乃其常理；顏俊借人飾己，實出奇聞。東床已招佳選，何知以羊易牛；西鄰縱有責言，終難指鹿為馬。兩番渡河，不讓傳書柳毅；三宵隔被，何慚秉燭雲長。風伯為媒，天公作合。佳男配了佳婦，兩得其宜；求妻到底無妻，自作之孽。高氏斷歸錢青，不須另作花燭。顏俊既不合設騙局於前，又不合奮老拳於後。事已不諧，姑免罪責。所費聘儀，合助錢青，以贖一擊之罪。尤辰往來煽誘，實啟釁端，重懲示儆。

判訖，喝教左右，將尤辰重責三□板，免其畫供，竟行逐出，蓋不欲使錢青冒名一事彰聞於人也。高贊和錢青拜謝。一干人出了縣門，顏俊滿面羞慚，敢怒而不敢言，抱頭鼠竄而去，有好幾月不敢出門。尤辰自回家將息棒瘡不題。

卻說高贊邀錢青到舟中，反殷勤致謝道：「若非賢婿才行俱全，上官起敬，小女幾乎錯配匪人。今日倒要屈賢婿同小女到舍下少住幾時，不知賢婿宅上還有何人？」錢青道：「小婿父母俱亡，別無親人在家。」高贊道：「既如此，一發該在舍下住了，老夫供給讀書。賢婿意下如何？」錢青道：「若得岳父扶持，足感盛德。」是夜開船離了吳江，隨路宿歇。次日早到西山。一山之人聞知此事，皆當新聞傳說。又知錢青存心忠厚，無不欽仰。後來錢青一舉成名，夫妻偕老。有詩為證：

醜臉如何騙美妻，作成表弟得便宜。

可憐一片吳江月，冷照鴛鴦湖上飛。